

WO MEN DE FUBEI
XUEROU FENGMAN

# 我们的父辈血肉丰满

贺捷生 著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

贺捷生，祖籍湖南省桑植县。少将军衔。高级军事科学研究员。著名军旅作家。1935年11月1日出生，在襁褓中跟随父亲贺龙、母亲蹇先任全程经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。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。先后在青海、中国革命博物馆、基建工程兵、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军事科学院工作。曾任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市政协委员，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长、部长。参与主持《中国军事百科全书》编纂出版工作，历时十余年。总字数达一千五百万字的十卷本《中国军事百科全书》陆续出版发行，荣获国家图书最高荣誉奖。发表许多文学作品，多部影视剧本被拍成电影和电视剧。先后荣获全国报刊优秀新闻作品奖、《中国作家》优秀作品大奖、《解放军报》多届长征文艺奖、《人民文学》年度优秀作品、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、朱自清散文奖、冰心散文奖等奖项。散文集《父亲的雪山　母亲的草地》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。

# 目　录

贺捷生的历史天空和精神原野（代序）/ 1

## 卷一　血与火

父亲的桑植 / 10

高耸入云的碑 / 21

木黄，木黄，木色苍黄 / 37

爱在青山绿水间 / 57

谷大姐 / 71

上将李达 / 79

《马桑树儿搭灯台》/ 92

陈庄：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/ 104

闻鼙鼓而思良将 / 113

去成都看红军哥哥 / 118

父亲的军刀 / 128

圣洁的乳汁 / 139

国魂在上 / 151

像黄金那样纯粹 / 163

父辈是一首歌 / 172

## 卷二　情与歌

用半个世纪追随一场风暴 / 184
梵净山不会忘记 / 193
红色圣徒的创世纪 / 201
最灿烂耀眼的那束光芒 / 216
把泰山刻进灵魂 / 224
铁马冰河入梦来 / 231
梦回吹角连营 / 235
想起他温润如玉 / 239
乔老爷的滴水之恩 / 246
永远的顾先生 / 255
寻找未名湖 / 263
与西山为邻 / 272
说出心里的痛和爱 / 280
用一生追寻歌里的父亲 / 284

我们的父辈血肉丰满（代后记） / 290

# 贺捷生的历史天空和精神原野（代序）

张抗抗

贺捷生女士所著《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草地》一书，2013年10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后，得到关注和好评。书中收集的散文单篇作品，先行在《人民文学》《中国作家》《十月》和《人民日报》等报刊发表，引起较大反响，频频获得刊物和全国散文年度奖。该书出版后，获《作家文摘》年度非虚构类“十大影响力图书”奖项。

该书由若干篇短文组成，其中最长的“短文”有几万字之多。全书由“苍茫”“血亲”“怀想”“童眸”四部分构成，结集为三十余万字的厚重大书。作者以自己带有传奇色彩的身世为隐线，讲述了父亲贺龙与母亲蹇先任在战争年代的戎马生涯，以及新中国建立直至“文革”发生，父母风云跌宕的悲壮命运；记述了数位为革命而献身的父辈英烈、族人亲友的往事……作者通过书写，寻觅自己的天空，追溯精神与信仰之源，如涓涓细流汇集为滔滔江河，揭开心灵深处的惊涛骇浪。

近年来，此类“红色题材”陆续面世，为数可观。三年前，贺捷生出版的散文集《索玛花开的时节》，已在这一领域中初露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才华。而《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草地》一俟出版，迅速受到了史界、文学界的青睐。这一部在内容上并无猎奇玄妙之处、在思想观念上甚至带有鲜明的“传统”或“正统”意识形态色彩的作品，究竟为何能够成为一个文史双修并茂的独特文本？“红色意境”中潜藏的奥秘与魅力，颇有解析研究的价值。

作者在“后记”中写道：“早知道文字是迷人的，却不知道文字这般迷人。坐在北京木樨地那座住满世纪老人的高楼里，我期待的文字常常穿越时空，翩然而至。它们引领我回溯和追忆，寻觅和缅怀，在一次次倾情呼唤中，沿历史大河逆流而上，直至它的源头。我发出的声音可能很微弱，但我感到我是在对天空倾诉，对大地倾诉，对潺潺流向未来的时间倾诉。而这种倾诉，原来是如此幸福，如此快乐。”

这段话，也许可以成为引领我们通览该书的导语。当作者立足于“倾诉”的个人立场与个人视角，她便脱离了历史“宏大叙事”的预设轨道，还原为一个聪慧柔弱的小女儿、一个耽于思念怀想的感性女人、一个情感与理性并重的知识女性……

在这片充满人性意味的青草地上，往日抽象的革命话语如同露水一般退去，那些富有生命质感的语词，似雨后的新鲜蘑菇，从草地细微的裂缝中悄然钻出地面。贺捷生的叙述，自有一种凄美伤感的情调，蕴含着绵长柔软的柔情。情在笔下流淌，平淡似水；往水的深处望去，滴滴血痕洇开，化为带血的泪。父爱如山、母爱如水，父亲的雪山象征着顶天立地的人格力量，母亲的

草地意味着丰沛与美丽的人格魅力。此前谁听说过带兵统领的指挥员，怀里竟然揣着襁褓中的婴儿？当他跃马扬鞭冲向敌群，浑然不知婴儿已从怀里被抛入草丛。敌退后才慌忙返身寻找女儿，失而复得喜极而泣。一代刚毅坚强的革命者形象，被重塑为有血有肉、充满人情味的普通父亲。

1935年11月，长征队伍开拔，八个月后改编为红二方面军的红二、六军团杀出重围，去追赶红一方面军。此时蹇先任十月怀胎临产在即，被军团总指挥安排在桑植洪家关老家待产，而腹中婴儿偏偏迟迟不肯降生。贺捷生在《远去的马蹄声》一文中写道："……母亲心急火燎，连拉开肚子逼我出生的心都有了。她每天早晨醒来，都要拍着滚圆的肚子，对我呼喊：儿啊，你怎么还不出来？你爸爸就要带着大部队远远地走了，你那么不听话？……"捷生好像听见了母亲的呼喊，终于降生人间。可是——"初次来到这个世界，恐怕没有谁比我听到了更多的马蹄声；没有谁像我那样整日整夜地枕着马蹄声入眠……我母亲说，我在童年说出的第一个词，不是'妈妈'，而是'马马'……"

如此发自肺腑的真情表述，比比皆是。依照我们的习惯思维，很难相信这般缠绵缱绻的文字，出自一位女将军手笔。写作的将军不佩刀，作者以柔情如诉感染读者，语言的魅力具有强烈的征服力。

该书以较多篇幅，记述了作者最敬仰、最依赖的父亲贺龙与母亲蹇先任，几十年来在她脑海中盘桓不去的亲情记忆。那不是

军史和党史刻印的肃穆词条，而是刻骨铭心的声音、影像与鲜活的细节。她写父亲当年“两把柴刀闹革命”，在故乡湖南桑植起兵，一举端了芭茅溪盐局。而“柴刀”因湖南口音之误，日后被传为“菜刀”。她写父亲在战时间歇中与战友一起为她起名字；写“人性”压倒了“军纪”的父母亲，不忍将她弃置于荒天野地，竟轮替在马背上带着她，历尽九死一生，走过雪山草地；写父亲与周恩来当年以诗合韵的友谊，父亲在她上大学后，还把那首“虫声唧唧不堪闻”的七言诗亲自教给她……

因而，父亲英年蒙冤而死，是她一生中无法抹去的伤痛。

伤痛之于一国，是民族的巨大损失；之于一家，是坍塌的天地。尤其对于一个天性敏感重情的弱女子而言，此后她一生都沉浸在无法弥合的伤痛之中。但她下笔梳理浩繁史实之时，并未耽于“文革”的惨烈情景，而是从寻访父亲当年“闹革命”的兴肇之地起始，步步回溯，以此反证“理想”的正当性，追问“违背理想”的罪恶之源。

她在《回到芭茅溪》一文中写道：“从悬崖上垂下的每片芭茅叶，都带着父亲的体温……怆然插向空中的叶子，宁愿被折断，也不愿被压弯；凛冽的风从远山吹来，成片成片的枯叶在风中摇晃，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如同一个伤痕累累的兵团，擦干血迹，咽下悲伤，又要整装待发……我真想走到它们面前，伏下身去，把它们一丛一丛抱在怀里，对它们说出我的渴望，我对这片土地万劫不复的眷恋……”

伤痛并非来自战争年代，而是“中国人民重新站起来了”的和平时期。那场“浩劫”有如嵌于体内的弹片，阴雨天钻心蚀骨疼痛。尽管作者绝然无意否定父辈曾经的“光荣与梦想”，然而，她以文字的手术刀，一次次揭开结痂的伤口，试图将被体液锈蚀的弹片取出，提醒着人们保持对来自“身后的子弹”和权力滥用的高度警惕——此为全书的筋骨，柔中带刚，绵里藏针。

“离愁”是该书的另一条副线。母亲蹇先任带着这个孱弱的女婴，抖尽米袋里最后一点粉面，搅拌野菜做成稀汤糊糊喂养她，走过万里长征路，终于抵达延安，实属世界战争史的奇迹“花絮”。然而，战事严酷，她不满两岁时，父亲又率部东渡黄河抗日，只得托两位南昌起义的旧部把她带回湘西抚养。她的童年始于离乱漂泊之中，在对亲生父母遥远渺茫的思念中一天天长大。直到新中国成立，母亲才把她从湘西接回父亲身边。

远离父母的童年孤独而凄苦，离愁成为她人生中挥之不去的阴影。在我们熟悉的“战争与革命”宏阔壮丽的画卷中，出现了另一种被人忽略的灰暗底色。一位养父家有三子，负累沉重，仍对她不舍不弃；一位养父家庭不睦，妻子吸食鸦片，但他为了呵护小捷生而忍气吞声委曲求全。他们离开陕北前对贺龙的庄重承诺，一诺千金，宛若《赵氏孤儿》中程婴的现代版。两位领受周恩来统战嘱托的养父先后去世，养母带着她东躲西藏多次迁址。离奇的是，从她孤苦的童年直到险象环生的中学时代，暗中总似有绰绰人影在护佑她……兵荒马乱之中，捷生的亲生父母远在陕

北生死不明，而这个珍贵的小生命，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并受到良好教育。世事苍茫，谜团疑虑山重水复。

与战场的壮烈牺牲相比，人世间其实还有一种看不见的牺牲。无名无分无利无言的牺牲，并非出于高蹈的理想和目标，仅仅只是为了恪守托付和信任。当胜利的旗帜飘扬，那些默默无闻的义士，已长眠于黑暗的地下。1949年，捷生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的少女时代回到北京父母身边，从此，生活中又平添了新的离愁。若干年后，她写下《鸿蒙初开的日子》《庭院深深深几许……》《逃离雅丽山》的感人篇章，诉说她对养父那般忠诚仗义的湘西汉子的怀念。

在一个女孩忧愁感伤的目光中，有关“革命”的话题，被“离愁”拆解重装为一面可视可感的多棱镜，照见了史书记载的伟人伟业背后，那些普通民众所付出的艰辛与牺牲。宏伟的史诗，演化为凡人匹夫的多声部合唱，“革命”因此变得亲近而真切了。

饱满缠绕的思绪，弥漫浸淫全书，在灰暗中透出微茫的亮色。捷生的“血亲”卷，怀念母亲的文字达四篇之多。《外公在母亲心中》一文，记述了母亲蹇先任的家族史、与贺龙的恋情，以及作为中共高级女干部的蹇先任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业绩。蹇先任与贺龙结婚之前，在长沙参加过学生运动，从事党的秘密工作，是一位比父亲贺龙还早两年加入中共的老党员。“当她站在父亲面前时，她那两只像湖水般深邃的眼睛，她在艰苦环境中锻炼出来的从容与沉稳，让父亲认定她就是自己要找的女人……正

是这样的知识女性。”

贺龙迅即向蹇先任求婚，蹇先任不慌不忙回答，要去慈利县问问她父亲。贺龙爽快地说：“好嘛，过几天我们就把慈利县城打下来！”县城打下来后，翁婿一见如故。从此，外公做生意的舟船，驶上了革命的航道。那是怎样一个豁达睿智、识大体顾大局的外公哦！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贺龙与萧克，两个儿子也先后参加了红军，蹇家为革命奉献了四个儿女。长征开始后，外公关掉了豆腐坊和染坊，背井离乡远避他乡。外公累得腰慢慢弯下去，外公老了。外公至死都在盼着“天亮”，儿女会回到自己身边。就在外公去世后的第七天，慈利宣告解放……而他的女儿蹇先任，战时领导正规军打游击战，辗转南北，后留学苏联，历经千辛万苦取道新疆回国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各级干部职务，2004年于北京安然逝世，享年九十六岁……

捷生在《在围场骑马挎枪》一文中写道：“骑白马，挎双枪，几十年后，母亲回忆围场的这段岁月，神采奕奕，依然沉浸在对当年战斗生活的痴迷之中……每当红日东升或夕阳西下，她在洒满金辉的原野上策马前行，风吹动她齐耳的短发和手枪把上的红绸，就像一团火奔向太阳……”

新一代革命女性形象跃然纸上：独立自主、坚定顽强，而又柔情似水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蹇先任不顾一切地返回湘西，为父奔丧并寻找失散多年的女儿，有如花木兰卸甲还妆，甘愿回归“父亲的女儿”和“女儿的母亲”身份。一个真正的女人，内心终是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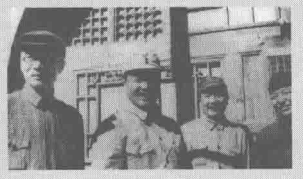
儿女情长。

贺捷生擅写人物，无论赫赫有名的将领还是普通士兵，在她笔下，音容笑貌如见其人。战争总与鲜血死亡相连，“人”在瞬间消失。“人”的肉体被毁灭，却有“气息”长存。贺捷生的“怀人”，怀念的是具体的“个人”；浓墨重彩的是“人”栩栩如生的性格；怀恋的是“人”的胆识与风骨。大时代的人，在创造了历史的同时，也重塑了自己。

写不尽那些可敬可亲的“人”——贺氏宗亲族人中为国捐躯的三千英烈，大姑贺英、向媛姑，在“文革”中致残失明的“瞎子哥”贺学祥……

她走进徐向前元帅的故居，缅怀这位“精神”的父亲。她探访童年住过的陕北庄里镇——当年的红二方面军指挥部，瞻仰父亲战争年代的亲密搭档和生前好友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长眠的墓地。她写“像黄金一样纯粹”的“淘金司令”齐锐新，为新中国勘探黄金踏遍万水千山。她写父亲的爱将——贺学文之子贺炳炎，怎样从一个机灵的小铁匠成为所向披靡的“钢铁将军”。贺炳炎因负伤不用麻药截去右臂的情景，催人泪下……

亡灵列队消失在历史的深处。先人的义勇旷达，比照出今人的平庸唯利。她试图以先人道德化的人格理想，唤回今人迷失的心魂。血肉之躯的“人”，是作品的血肉。由此，父亲高耸的雪山、母亲多汁的草地，以强烈的象征意味、史诗般的美学气质——矗立、舒展。那也是贺捷生的历史天空和精神原野。



# 卷一　血与火

# 父亲的桑植

又一次回到桑植，回到父亲的桑植，父亲的洪家关，父亲的芭茅溪，父亲的陈家河、刘家坪……

我对桑植一往情深，源于父亲对桑植一往情深。因为这是父亲的故乡；因为这个故乡太博大，太厚重了，只有父亲的肩膀才能扛起来，只有父亲有资格用他不改的乡音对人们说：这是我的桑植，我的故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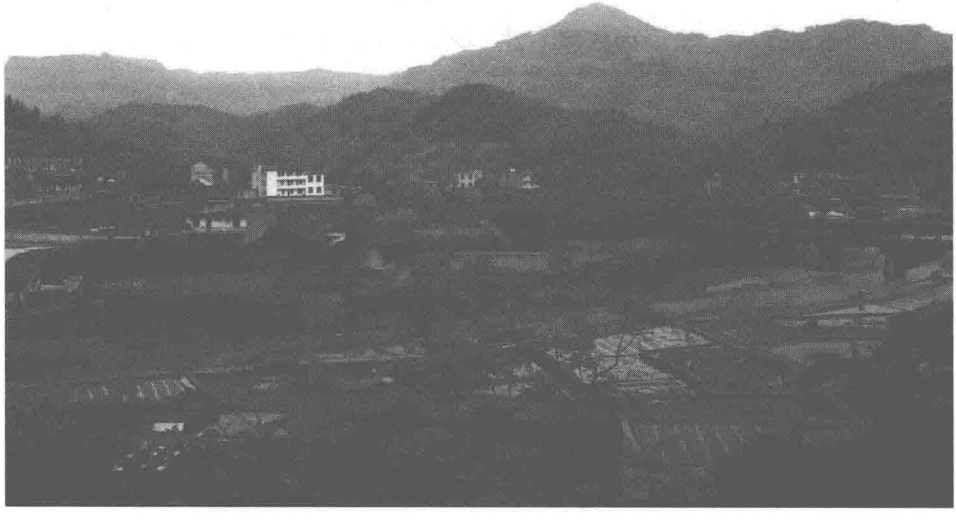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正是3月，正是桑树发芽的时候，因到处生长着桑树而得名的桑植，漫山遍野的鹅黄，满山遍野的嫩绿，陷入了对一个人的回想和思念：一百二十年前的3月22日，父亲贺龙就诞生在桑植的洪家关。

一百二十年前的桑植，是什么情景呢？我说不出来。我只知道桑植是湖南的边缘，地处武陵山脉北麓、鄂西山地南端。与桑植相邻的宣恩、鹤峰，还有与它隐隐相望的铜仁，则是湖北和贵州的边缘。而在中国，但凡边地，大半为群山雄峙的荒蛮之地，居住着性情粗放的少数民族。查阅史志，桑植亦然，它古称“西南夷地”，夏商属荆地，西周属楚地，春秋时期归楚巫郡，从宋朝开始正式推行土司制度。总之，野天野地，离不开一个“蛮”字。到父亲出生的时候，在它一万零四百二十六个山头下散落着白、苗、土家等二十八个民族。因为偏僻、封闭，各民族杂居，民风迥异而强悍，喜武，喜猎，喜斗。人说燕赵多慷慨之士，在桑植历史上，也不乏犯上作乱者、豪强忠勇者，且前赴后继，名震乡邦。几十年前当地仍顽

强地保留着一种习俗，人死在外地，不仅要把尸背回来，还要把魂叫回来，名曰“赶尸”。另有一个习俗：如果哪个大逆不道者犯了朝廷的砍头之罪，一刀下去，头是不能落地的。那么，怎么办呢？砍头那天官府会通知家人去刑场，用被子或一块大布兜住。我们贺家祖上就出过这样的斗士，去刑场兜住头颅的，是位祖奶奶。她空手而去，在大刀一闪，头颅猝然滚落的一瞬间，她眼疾手快，掀起长襟一把接住，然后抱着血淋淋的头颅扬长而去。

父亲的血管里，就流着这样的悍勇之血。他少小习武，十二岁跟着任哥老会小首领的姐夫谷绩廷去赶马，当骡子客，在湘鄂川黔边崎岖难行的山道上翻山越岭，风餐

贺龙的故乡——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。






贺龙故居。1896年3月22日，我的父亲贺龙就诞生在这里。

露宿；十三岁长成一个虎背熊腰、高大伟岸、天不怕地不怕的莽汉；1916年，他登高一呼，带领几个兄弟，用人们常说的两把菜刀，砍了芭茅溪盐局，夺得十三支毛瑟枪。此后戎马一生，绝非无缘无故。如果要寻找他血液中的基因，我觉得，既有桑植二十八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强悍对他的熏染，也有桑植的高天厚土对他的滋养。而在此后十年中，他把桑植人侠肝义胆的名声带到外面的世界，带到一个叫毛泽东的青年领袖的耳朵里，却是他始料不及的。我们知道，这是1927年的9月29日。秋收起义失败后，毛泽东带领不足千人的队伍到达江西永新的三湾村。在经过日后闻名的“三湾改编”后，针对个别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情绪，毛泽东站在一棵大枫树下，以我父亲为例，对即将上

井冈山的部队讲了“星星之火可燎原”的大道理。毛泽东说：“贺龙用两把菜刀闹革命，现在当军长。我们现在不止两把菜刀，还怕干不起来吗？”同时，我们还知道，就在毛泽东在三湾说这番话前不到两个月，我父亲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，站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南昌起义总指挥的位置上，打响了以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。回头看，我们可不可以说，被无数革命先辈点燃的星星之火，有一把，就是桑植人贺龙，在他的故乡桑植点燃的？

实际上，桑植作为故乡给予我父亲的，比这还要多。1927年深秋，南昌起义军在南下途中失败后，父亲跟着周恩来从香港辗转到党中央所在地上海。周恩来对我父亲说，贺胡子，把你的部队打光了，革命正处于低潮，先送你去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几年军事吧。我父亲说，不去，我贺龙是大老粗，不认识外国的洋码字，还是让我回湘西拉队伍吧。就这样，1928年2月初，我父亲和他的入党介绍人周逸群一起，经洪湖回到故乡桑植的邻县石首桃花山地区，举行“年关暴动”，之后以这支农民武装为基础，逐渐创建了红二军团。1934年8月，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面对国民党更大规模且更残酷的第五次军事大“围剿”，中革军委（编者按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）酝酿战略大转移，决定派由萧克任军团长的红六军团先行出发。当时的战略意图，便是与我父亲在湘西创建的红二军团会合，为中央红军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。红二、六军团在贵州印江县木黄镇会师后，当即插入湘西，举行了历时两个月的“湘西攻势”，先后在大庸（现张家界）和永顺塔卧建立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，为被迫长征的中央红军拖住了国民党部队的四十多个团。当中央红军以惨重代价越过湘江，深入贵州境内，参与堵截中央红军的湘军主力回师湘西，集中对付红二、六军团。这时，连身为红二、六军团总指挥的我父亲也没有料到，部队左冲右突，打来打去，最后打回到了他的故乡桑植。用父亲的话说，是桑植用它颠连起伏的山峦掩藏了他这支部队，用浓郁的情谊和贫乏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